

贈閱

抗戰文藝叢書



中國兵的画像

中國文藝社主編
王 亞 平 著

藝文研究會出版
獨立出版社發行

8 13
40011

867

抗戰文藝叢書

中國兵的畫像

王亞平著

版 權 所 有	抗戰文藝叢書 中國兵的畫像		實 價 二 角
	主編者	中國文藝社	
	著者	王亞平	
	出版者	藝文研究會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總經售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中國兵的畫像

序 奏

我噙住感動的淚水，
我忍住內心的哀痛，
唱一隻悽慄的歌曲，
贈給殉國的弟兄。

我望着祖國的河山，
我聽着槍砲的吼叫，
唱一隻激昂的歌曲，
贈給四萬萬同胞。

我痛恨敵人的殘暴，
我歌頌戰士的英勇，
唱一隻勝利的歌曲，
贈給殺敵的英雄。

(這些壯烈的故事，大半是任濤兄告訴我的，特此致謝！)

一九三八，二月於東戰場：

[illegible]

中國兵的畫像

他的身材不太高，
生一副黃種人的容貌，
他像廣東人的勇敢，
他有湖南人的精神，
他像燕人的英豪。
他隨了征戰的隊伍，
走遍中國的草原，

看過三大流域的狂潮。
他的眼睛愛望着前方，
從不願憶起兒時的故鄉，
大水冲走了家屋，
父母早在窮困裏死亡。
他有一個美麗的伴侶，
——那便是肩上的鋼槍；
他有一個渴求的等待，
——甚時才和鬼子們開仗？
他受過二十年內戰的洗禮，
槍在他手上生出了絕技，
三百米達的距離，
十次有九次中擊。
整天吃江南的粗稻米，
捆一身襤褸的軍衣。
遠陽上塗一顆鮮明的標記，
那是大中華的國徽。

他的鋼盔

他的鋼盔

刻着中國的國徽。

那銅青的顏色，

啓示着民族解放的曙光，

閃耀出「中國兵」的剛毅。

太陽下，

風雪裏，

永遠不改變顏色。

鋼盔下

扣住個鐵打的身體。

苦痛的磨鍊，

艱險的洗禮，

到今天

一個堅結着一個，

一百萬，二百萬……，

築成了民族的堡壘，

等着——

無數的敵人的頭顱，
在這裏撞碎。
讓新生的自由中華，
從這堡壘裏欣欣地長大！

出發之前

他也拿了一束紙錢，
上面寫了自己的名字，
面對着畦田的黃稻米，
美麗的綠水，青山。
紙錢在十字路口燃起，
西風預祝他們的凱旋。
他們鐵樣的面孔，
望着幻化的紙烟，
（那是死後的金錢）
殺鬼子去了！
誰也不希望生還。

團長流着淚訓話，
老百姓都歡呼，讚嘆。
楊柳依依地揮手，
蟋蟀拉起惜別的琴絃。
去了，他們不再回頭望一望家鄉，
大道上滾起一道塵烟，
鋼鐵的行列，
冒着初昇的太陽向前，向前！

扯 碎 了 鈔 票

他們發下了餉銀，
那是出發的早晨，
八月的秋空
飛着漠漠的白雲。
沒顧得喝一杯水酒，
也沒能打點零用的物品，
兼程地趕上火線，
憤懣燃燒着胸心。

他舉起鈔票高呼，
「這東西已沒有用場！
我們要做殺敵的好漢，
扯掉它才有決心！！
「撕掉！不撕是亡國奴！」
「對！怕死不扯的不是人！」
大家望着細碎的紙屑，
飄落在黃土的道旁。
「爲什麼白白的糟場！」
趙誠輕搖着頸項。
「你這小子還想生還，
不扯的是王八旦！」
「亡國奴！不扯給你一槍！」
嘲笑和着狂喊，
熱情流通每個人的心間。
趙誠沉靜地望着弟兄，
熱淚噙住兩眼，
他擦燃一根火柴，

美麗的鈔票化做灰煙。
他們齊起步伐前進，
太陽行過八月的雲天。

黑 夜 行 軍

冷雨滴溼了軍衣，
黑夜沒有邊際，
他隨着大隊的步伐
馳向接防的陣地。
家家熄了燈火，
荒村在暗黑裏沈睡。
楊柳枝上的西風，
奏出送別的哀曲。
前面蜿蜒的長隄，
躲息着撐船的漁民。
岸邊破碎的房屋，
寫着敵機的成績。
大江山正興起狂濤，

船從濤聲裏划渡，
他們抖一下身上的雨水，
又排成長長的行列。
走喲！走喲！路是崎嶇，
他恨不能騎上健走的戰馬，
肩頭插生起雙翼，
一下子衝到敵人的陣地。

戰 壕 裏

他望見九月的畦田，
稻穗在晚風裏紛翻，
十里內斷絕了人烟，
收稻人都離去家園。
蟋蟀兒不再振翅狂叫，
林梢不見烏鴉飛還。
晝夜地挨着飢渴，
戰壕裏不能升起炊烟。
怕給鬼子們瞧見，

漫天地投下炸彈。
他望見秀媚的河山，
雲在烟靄裏變幻，
粉紅色的波浪上，
看不到如林的白帆。
寂寞地摸一下槍托，
槍向他親切地微笑，
「不是死！就是凱旋！」
訴出他堅強的信念。

他的墓碑

他找到一塊青石，
把表面磨成平滑，
小心地使用刺刀，
鑄成新的標記。——
「中國決死隊員
劉德成之墓。」
他細細地把它玩賞，

青石上射出光亮，
變成了一具明鏡，
照出他英勇的姿容：
一雙臥蠶樣的眉毛，
扣下個沈毅的眼睛，
鼻重，口闊，有一種
江北人的風情。
他把字讀了又讀，
像小學生讀有趣的書，
聲音是那麼清朗，
像爲自己鑄起銅像。
他瞅着青石微笑，
西風送來了頌歌，
他興奮而快活，
把青石半埋河隄上，
白楊樹做了天頂，
細草做了輦床，
幾枝搖曳的野花，